



## 以春天的名义

□张雪云

1 草木萌发,春山在望。徘徊继续在湘水岸边的我,只想沿着流水的方向,向你娓娓讲述,湘流北去,岳色南来,一脉江声下洞庭的故事;讲述关乎河流、山川、大地、自然,以及一些春天的故事。走进时光深处的春天,才知春色如许,春意浩荡,岁月峥嵘。

潇湘热土,楚汉名邑,历史悠远,如诗如画。文化,一直是这里的底蕴,也是一个地方的记忆密码。那么,什么才是这里的色彩和旋律?什么又是一个地方永恒的活力?阵阵春雷响过,三湘大地,葳蕤蓬勃,万物生,万物长,一山翠微,一波沧渊,一轮望舒,一树繁花,都在生机盎然,摇曳生姿。

科技创新,中部崛起,新质生产力……每一个春天的故事,总与希望有关;每一个春天的努力,都有可预期的未来;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人,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2 吹过千年的风,蹿过万年的水,流淌希望的地方,总会汇聚成一腔热血与激情。湖湘儿女多奇志,并以热血荐轩辕。热血与激情,是镌刻在湖湘儿女骨髓里特有的基因。激情燃烧的湖湘大地,从“惟楚有材”的杏花春雨里走来,从“楚辞章句”的家国情怀中走来,从“独立寒秋”的烽火硝烟中走来,从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古道热肠中走来。

日月经天,江河行地。今天的大湖之南,这片红色的潇湘热土,英雄的儿女上九天揽月,下五洋捉鳖。他们以坚实的步伐,以包容的姿态,在更大空间、更广领域、更高层次上释放热情,展示更大的生机与活力。可谓顺应“世之大势”,服务“国之大者”,谋划“省之大计”。

我们以岳麓为峰,以湘江为名,绘“三高四新”蓝图,攀“世界工程机械之都”高峰。每一处厂房,每一条生产线,每一间实验室,每一次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,都在三湘大地上石破天惊,让不现实成为现实,把不可能变为可能。开新时代之宏猷,谱新湖南之华章,只争朝夕,进无止境。

“攀登”,一个向上的姿态;“创新”,一个正青春的词语。我们为什么要攀登?因为,

那次清明回老家的时候,我顺便到村小学看了看。那是我的母校,童年的许多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,如今回想起来,全是美好的记忆。学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教学楼是几年前新盖的,桌椅板凳也都是新配置的。老校长也变了,变得不再年轻,满头白发,步履蹒跚。那天是个星期天,只有老校长一个人在学校值守。我上学那会儿,他就任学校教书,一晃就是三十多年。

我留意到,学校尽管外观上挺新的,可还缺少图书室、电脑、健身器材等,跟城里那些学校相比,还是有很大的差别。

“学生的教育不能只停留在课堂上。”我像是说给老校长听,其实是说给身边的妻子梅子听的。

梅子没有吭声。老校长叹了口气,说:“没法子啊。”

我明白老校长话里的意思,尽管脱贫了,生活好起来了,但村里没有企业,底子薄,集体收入上还是短板。我想在老校长面前表个态,支持他一把。可我家是女人当家,虽说账上有些积蓄,但是赚的钱也是两个人辛辛苦苦一分一厘打拼来的。平时梅子花钱,说好听点,俭省、节约;说难听点,抠门、吝啬。不怕您笑话,梅子戴的金项链都是地摊货,背的包也是仿品。说实话,我想支持老校长的也不是个小数目,因为事先没跟梅子商量,所以这会儿我张了几次嘴,都没好意思说出口。

在镇上的一家酒店,我请老校长吃了一顿便饭。无论从乡亲的角度,还是从师生的角度,这都是应该的。三杯酒下肚,老校长的话多了,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,我是当年

高峰就在那里。我们为什么要创新?因为,我们要乘风破浪,跨越壁垒,与时偕行。

蓝图正在绘制,飞翔的羽翼渐渐打开,预见与遇见,未来可期。近,可感知智能终端、电子信息、软件和网络安全、生物医药、新能源、新材料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;远,可观工程机械、轨道交通、航天航空、先进制造装备、北斗导航等大国重器。

前瞻,引领。湖湘儿女,既仰望璀璨星空,又脚踩坚实的大地,这或许就是春天的力量。

3 “创”的基因,始终在这一片土地上流淌;“新”的笃定,指引着湖湘科研人前行的方向。“创新”,不仅是一个正青春的绿色词语,更是一场迈向未来的笃行。

在湘江新区,宽敞明亮的车间里,大国工匠们正在全神贯注,夜以继日,闭环管理的实验室里,有为青年们正在紧锣密鼓,废寝忘食。灰蓝的工作服,红色的安全帽,掩盖不了砥志研思的青春面容。

一河奔腾的湘江水,有着前浪的开拓砥砺,更有着后浪的追逐赶超。每一朵浪花,都是一个平凡的你我他;每一朵浪花,都是时代跳跃的音符,悦耳动听,美妙绝伦。这样的他们,眼里有星辰大海,心中有目标追求,怀揣信念,潜心添虑,努力攀登,他们要做到“省内最好、国内领先、国际有影响力”。湘军出战,战无不胜。

南岳群峰绵延,岳麓山之外,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更多的山脊、更多的河流。山与水之间,双向奔赴,深情相拥;政府与企业之间,跨山越海,众志成城,形成合力,以恒心办恒业,从基地到高地,从高地到高峰。

一座城市的活力靠什么?靠科研、靠产业、靠创新……关键是靠人才,山高人为峰,人才是第一生产力。古往今来,湖湘儿女,心忧天下苍生,胸怀大匠之心,他们始终站定地向着前沿,不断创新,豪情万丈。在春天的赛道上,他们接续跑出中国力量、中国速度,开掘中国深度,收获一枚又一枚春天的勋章。

4 湘江水拐了一个弯,便弯出了一片制造业的高地。

写满红色文化的莲城湘潭,正以一座文化名城、风雅名城、书法名城的姿态,多维度地呈现着。这里,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,自古以来文脉兴旺、人才辈出。这里,一代伟人生于斯、长于斯,还有诸多响当当的人物,谱写了“半部近代史,湘潭人写就”的人文传奇。

如今的红色圣地,更是国家重点布局的工业城市。国有企业众多,工业体系完备,产业基础雄厚。在有着“中部智造谷”美誉的高新区,访宏大真空、吉利汽车、崇德科技……他们,自主与创新,突破与抵达;他们,以宏载道,志者大成。

韶峰巍巍,韶潭泱泱,土厚水深,吾爱其礼。不管是本地企业,还是落户而来的企业,都扎根湖湘大地,建设伟人故里,心中牢记品质意识,弘扬民族工业,逐梦复兴征程,创新引领,开创未来。

在干净无尘的实验室,在弥漫着金属碎屑的车间,我似乎嗅到了春天的味道。春天的气息,扑面而来。

5 湘江日夜,春风轻拂,华灯初上,街市烟火璀璨。

强省会,创未来。融城发展,“长株潭”,必然是一体的,这里是“三高四新”美好蓝图的重要战场,是核心增长极。

古称“建宁”的株洲,以何而名?“株”字取自林田之“株”,“洲”字取自古人以湘水两岸为洲之“洲”——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神农氏安息之地。

株洲的城市名片有很多:这里是革命老区,红色文化地众多;这里也是“商业之都”;这里更是老牌的工业基地,是中国最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。

国内第一台航空发动机,第一枚空空导弹,第一台电力机车……建市以来,株洲缔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180多项“第一”。中国南车、株冶集团、株硬集团、南方航空等重量级大型企业,都诞生在湘江流过的这一片

### ■小说

## 醉话

□侯发山

学校里最调皮的一个,却是最有出息的一个。

瞎,有出息谈不上,无非就是在城里包了点工程,赚了几个钱而已,算不上大款,更谈不上大富大贵,其间的苦楚怕是只有梅子才知道,毕竟咱赚的都是辛苦钱。但是,在老家,在乡亲们眼里,咱就是成功人士,好像我是唐僧的徒弟,上天入地,无所不能。

在酒精和老校长的面前,我有点飘飘然了,胆气和豪气随之而来。我拍着胸脯对老校长说:“校长,我出资20万元,给学校弄个图书室吧。”

老校长怔了一下,说:“你喝多了吧?”

我摇摇头,端起一杯酒又干了。

老校长看了梅子一眼,又看了看我,说:“这事你得跟梅子商量一下……”

“这事还用商量?梅子百分之百同意。在家里,大事都是她拍板,此等小事她从不过问。来,梅子,我敬你三杯。”说罢,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干三杯。

老校长看了看梅子,显得有点尴尬,忙拿过我的酒杯,说:“山歌,别喝了。”

一直没说话的梅子说:“校长,您放心,山歌没事的。他没有撒酒,给学校捐款,我同意。”

“谢谢!谢谢!”老校长激动不已。

“老校长,该谢您才是!山歌平时没少念叨您,说要不是您当年的谆谆教导,哪有他今天的人模狗样?”梅子说。

梅子的话看似调侃,更多的是骄傲。我对老校长说:“校长,您闻到什么味了没有?”

“不是酒味吗?”老校长抽了抽鼻子,显得一脸茫然。

我摇摇头,说:“不对,老校长您发现没有,梅子一开口,空气都是甜的。我昨天喜欢她,今天喜欢她,有预感明天也会喜欢她。这跟您说吧,我对梅子的爱,就像拖拉机上山,轰轰烈烈……”

梅子脸红了,对老校长说:“山歌喝多了。”

我没理睬梅子,故作惊讶地说:“校长,您没有闻到,除了甜的味道,还有烧焦的味道?”

老校长忙起身四顾,脸都变了色,他以为哪里着火了。

“那是我的心在为梅子燃烧……”说罢,我作势要去搂抱身边的梅子。

梅子的脸更红了,推开我,说:“你真是喝多了。”

第二天回到城里,我对梅子说:“记得昨天我在酒桌上说要支持老校长,有这回事吧?”

梅子说:“你说要拿出20万,让学校弄

热土上。

时间的长河奔流不息,时代的车轮滚滚前行。一座城市,以收放自如的智慧,在转身之间完成了一个精彩的跳跃,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,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。

有减有加,有退有进,有反思有行动,老城不断确定自己生长的速度和方向。今天的我们,看到的是“神农福地,动力之都”转型升级后的新面容。

一河湘江水,如川之逝,不舍昼夜。春色溢满株田之洲,已然呈现。

6 眺望东洞庭,烟波浩渺,横无涯际,一片青绿。

洞庭湖,这是湘江抵达的归宿,也是跨越山海的开始。在这里,扑面而来的洞庭天下水和美丽的长江沿岸,一定能使你感受到碧水绕城、大江大湖的生态底色。你还能感受到候鸟的欢歌、江豚的微笑、麋鹿的情影,感受到巴陵儿女“守护好一江碧水”的决心。当然,你一定也能感受到“兴工强市”的欣欣向荣,朝气有为。

无论是巴陵石化60万吨己内酰胺产业链的搬迁与转型升级、城陵矶国际集装箱码头的繁忙、中创空天超大型铝合金新材的精密、攀华集团400万吨新型薄板之王的崛起,还是汨罗龙智新材料年产5万吨电解铜箔项目的建设、恒塑新材料低碳环保型再生塑料的生产,都有着大格局、大担当、大气象,融合高效、环保、科技等诸多元素。

在这里,湖光悦色,水天相接,美丽宜居;在这里,产城融合,制造高精,创新环保,低碳循环;在这里,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,建设生态文明,推进可持续发展。

潇潇山河,慨当以慷。前程壮阔,使命催征。湖湘儿女,阔步前行。

让我们一起用热情、用希望、用智慧、用虔诚,笃定行走,与时代同频,与科技共振,律动出三湘四水无穷的力量。在科技的春天里,听风、听雨、听潮汐,看山、看水、看世界,大手笔绘制一幅春潮涌动的湖湘画卷。

个图书室。”

“我好像是那样说的,记得你也答应了。”

“是,当时老校长还不住地感谢咱呢。”

“你看,咱这大话都吹出去了,咋整?”

“咋整?兑现承诺呗。”

当20万捐给母校后,老校长又是送锦旗,又是请媒体报道,我躲在幕后,让梅子大大风光了一回。

后来,老校长进城了,送来了满满一篮子家乡的大枣,说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。大枣的颜色是红的,味道是甜的,这心意太暖人了。梅子孩子似的,欢天喜地,跳跃着去厨房,嚷着要给老校长做几个拿手好菜。

开饭的时候,梅子破例喝了酒,她的脸红得就像老校长送来的大枣,她说:“老、老校长,我和山歌商量过了,再给学校捐10台电脑。”

梅子真是醉了,哪商量过这事啊?但是,她的醉话也是我想做但没敢请示她的,忙趁坡下驴道:“就是,就是。”

老校长不住地念叨,好像我是孙悟空再世,梅子是观音菩萨投胎似的。

后来有一天,我和梅子在一起吃饭时,我趁着酒胆,给梅子检讨了上次捐款的事,说当时我没喝醉。

“孙悟空那点儿心思,观音菩萨还能不知道?”梅子微微一笑,接着说,“老校长进城那次,我说的也不是醉话。”

我心里一热,逗她说:“梅子,你是最好的,如果真的有比你更好的人,我就装作看不见。”

梅子扬起一只手,我闭上眼睛准备挨揍,谁知道,我接受的不是拳头,而是温暖又熟悉的怀抱。

我们在房间里玩扑克,三男二女,老朋友。我们总有这样那样的机会相见,这次是在横峰。这个县名容易让人想到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,但实际情况无关古诗,而是取自该县境内的横峰山。朴实的命名,能指,所见,很唯物主义。

我们玩扑克的目的是娱乐消遣,老朋友见面,总要找机会共度时光。玩牌不是我们的强项,也不在乎输赢,房间里笑声不断。果盘里的水果很甜,不管是西瓜还是葡萄,很快被一扫而空。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太熟了,六月的江西横峰,确实够我们受的。

横峰隶属于江西上饶,我对上饶的初印象,来自客车。20世纪90年代,奔跑在中国公路上的很多客车,都产自上饶,这些客车的身上印着“中国上饶”四个大字,自信洋溢于表。那时我们年轻、茫然、无所畏惧,我们坐着产自上饶的客车,天南海北走。

而现在,我必须先放下关于客车的回忆,将自己置身于火车的现实里。我们在横峰县司铺乡,登上了观光小火车。说是观光,其实更多是体验——眼睛和心灵,向外和向内。外部世界,大同小异:比如你在夏天的某个山区小镇,登上一列速度缓慢的观光火车,你能看到的,大概只有满眼的绿色。但向内呢?我们坐着同一列车,想法却各不相同。让每个人走进回忆之中,正是这个火车风情小镇的意义。

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观光小火车这种东西开始大量出现在中国的旅游景点。它们穿过旷野和花海,深得人们喜爱。火车,特别是那种黑黝黝的蒸汽机车,象征着一个时代。那个时代里,有人类共同的梦想——世界那么大,我要去看看。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;日行千里,夜走八百。人类的内心装满了渴求,这是进步的原动力。而火车,一个移动的世界,自从它被发明出来的那天开始,就不仅仅作为一个交通工具,而是人类故事的起始点。

想想吧,如果没有火车,安娜·卡列尼娜和涅伦斯基如何相见?而且,托尔斯泰又该如何安排安娜的结局?“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,便是雪国。夜空下一片白茫茫。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。”(川端康成《雪国》)“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里开出来,就进入了一望无际、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。这里空气湿润,海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”(加西亚·马尔克斯《礼拜二午睡时刻》)……不胜枚举。

而在电影里呢?电影的发明者卢米埃尔兄弟在1895年曾拍过一部纪录片就叫《火车进站》。有部电影《信号员》,是根据狄更斯同名小说改编的。姜文执导的电影《让子弹飞》的剧情始于火车车厢里的“吃着火锅唱着歌”。还有《雪国列车》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等,都与火车相关。

所以,那日在横峰县司铺乡,当我们登上一列小火车,其实是时光向后,驶向了回忆之门。1935年,浙赣线玉山段铁路建成,司铺火车站也于年底建成。1992年撤站,通车长达五十七年——这相当于三代人的火车记忆。我们怀念火车,其实是在追忆似水年华。回不来的旧时光,像火车驶向了云天外。

一些建筑还在,南来北往的旅客仿佛尚未走远。燥热的空气中,人声鼎沸依稀。逝去像梦境,醒来余音袅袅。面对那些远去的事物,总有人在固执地搜寻遗迹,以此证明它们并没有彻底消失,只不过是退到了回忆的角落里。比如那日在火车小镇,我遇见的傀儡戏传人。

他大概是被安排在铁路边的,手提几只木偶,等人前去了解。可大家都行色匆忙,只有两三个人发现了他,我是其中之一。我们向他走去,他简直有点喜出望外。他向我们展示木偶的各种肢体动作,牵提之间,行云流水。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在这样一个艺人面前,没有人敢贸然前去尝试,只能保持距离和敬意。

几个小时后,我在青坂乡金鸡村遇见了一场傀儡戏的演出。没有幕布,两位民间艺人站在木偶后面,仿佛是为了向我们揭秘。可最大的秘密在手上,那是上帝之手,是得心应手。

横峰傀儡戏,是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。戏是人间的精气神,如水如风,流转于大地。比如横峰傀儡戏,传自附近的玉山县和铅山县,据说还和福建的傀儡戏班有渊源。横峰傀儡班供有“戏神”,传家宝一般不可轻易示人。唱戏,是件严肃的事情。因为让地方戏在世落地生根的,是戏里的仁义道德、忠奸善恶,是现实之上的精神领空。你无法想象,乡土中国若没有地方戏曲,人们该如何生活?《目连传》《宝莲灯》《西游记》《外婆骂鸡》……戏里的人生,照亮了戏外的生活。戏不是热闹,而是人类精神指南。忠孝仁义,惩恶扬善,人心当有一杆秤。

那么,艺人和傀儡呢?看似是操纵,犹如命运之手,实则是一个人将自己的魂附着于木偶之上,是合二为一。那些木偶是活的,有形,有声,有灵。那些木偶是无法掌握命运的我们,飘忽于世,常生无力感,常遭怪异之事,怎么办呢?你只能安慰自己,一切都是傀儡戏。

那夜我们又玩扑克,各有输赢,不在话下。其间我想起傀儡戏,顿觉眼前的场景其实也是一场戏。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,我们这些玩扑克的人,又何尝不是一张扑克牌?至于拿到什么牌,遇见什么牌,大与小,成与败,伪装与孤勇,过程与结果,无一不是我们的生活难题。而牵制木偶的那根线,无处不在。

## 火车、扑克牌和木偶

□包偉



横峰司铺火车小镇

星河

瑞